孝顺
儿女

孙女要远行

■胡天喜

放暑假了,《周口晚报》组织了小记者夏令营。妻子说,给孙女报个名吧,让她去锻炼锻炼,过几天远离家门的日子。我坚决反对,说,你没看见电视上播的,今天飞机掉海里了,明天轮船沉江里了,后天大巴车翻山涧里去了……哪里也没家里安全。妻子被我一席话说得一愣一愣的。感叹着说,是啊,孩子还不到10岁,出去旅游危险无时不在不说,而且在家里一直是大人替她打理生活,孤身在外说不定连饭也吃不上。

事情过去了,接下来的几天里妻子再也没提及孙女夏令营的事。不料有一天,妻子突然告诉我,他已经给孙女在“新闻旅行社”报了名,去北京和丰宁坝上草原,6月28日晚上就要出发。木已成舟,尽管我一百个不同意,但也改变不了行程,只好作罢。

出发那天,我和妻子、儿子、儿媳都去车站送行,嘱咐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,生怕孙女有什么闪失。与我们的心情相反,孙女显得异常地兴奋,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并不放在心上,一会儿和同伴嬉闹,一会儿用手机打游戏。

随着火车渐渐远去,我的心像被掏空一样,顿时被揪得紧紧的。孙女长这么大还没有单独出过远门,也从来没有脱离过家人的视线。这次一下去到远离家乡1000多公里的地方,她饭能吃饱吗?衣服会穿吗?夜里被

子不会蹬到地上吧?辫子自己能扎好吗?总之一句话,孙女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吗?

为了时刻掌握孙女的位置,临行前儿子特意给她借了个带卫星定位的手机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迫不及待地吧儿子从睡梦中叫醒。“快,定位定位孙女现在在哪里?”儿子揉着惺忪的双眼,打开手机,看了一会儿说,在北京,已经到北京了。我说,到北京怎么也没往家打个电话呀。儿子说,你以为是在家里大床上睡觉呢,孙女下了火车要出站,出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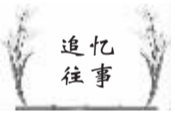
站还要赶汽车。下车、赶车、上车,匆忙得像急行军,哪有时间往家打电话呀。你就把心装到肚里吧!有带队的叔叔阿姨跟着,不会有事的。

经过一天漫长的等待,晚上8点多,妻子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电话号码显示是孙女打来的,我条件反射般一步跨到妻子跟前,听孙女讲述一天来的感受。我预想她这回肯定要哭鼻子,但我错了。手机里传出的是孙女清脆稚嫩的声音,奶奶,我们已经到

坝上草原了。我没事,正和小朋友们玩呢!听着孙女兴奋的声音,我悬着的心落下来一半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,每天晚上8点左右,孙女都会往家里打一个电话,汇报当天的行程。第三天,她在电话里很自豪地对妻子说,告诉你个好消息,我给你们每人都买了个礼物。你和妈妈的是钱包,爷爷的是一个蒙古帽,爸爸的是一个蒙古包。闻听此言,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在家里,我常常埋怨孙女不懂事,谁知她的心是那么善良,无时无刻不装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。我高兴之余又有点惊奇,去的时候我们只给她带了200多元钱。买这几样东西少说也要上千元啊,她哪来这么多钱呀!

在紧张和期盼中,孙女的夏令营终于结束了。接站后,她迫不及待地拿出了给我们买的礼物。当看到孙女小心翼翼地掏出带回来的宝贝时,我差点笑掉了大牙。它根本不是我想象中能戴到头上的蒙古帽和能撑开的蒙古包,给妻子和媳妇买的钱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钱包,全部都是还没有巴掌大的工艺品。蒙古帽和蒙古包只能钻下一个手指头、钱包也只能装下一个一元钱的硬币,但我还是很开心。东西虽然不值钱,但这是孙女的一片心意啊!

追忆
往事

梦里槐花香

■焦辉

我的家乡在豫东平原,村里槐树随处可见。每到槐花盛开,槐树的绿叶似乎隐没了,艳丽清丽的槐花,散发着甜蜜的香气,粲然而灵动。花苞如蝴蝶合翅,静美安然;绽放如银蝶翩飞,流光溢彩。

槐花蜜是上等的蜂蜜。我时常在写作业的间隙,抬头仰望高大的槐树,看花丛间那些嗡嗡的蜜蜂。母亲经过我身边,微笑着说:“辉,这些勤劳的小蜜蜂,不怕劳累,才酿出香甜的蜜。如果偷懒,虚度光阴,就什么也收获不到。”

槐花盛开的时节,村里弥漫着清甜的花香。槐树枝条上有尖厉的刺,我们不敢爬上树。找来长竹竿,在竿梢绑个铁钩子或者镰刀,就成了采摘槐花的工具。看准一枝槐花,伸竹竿钩住,用力一拧,一枝槐花落下来。小心地接住,避开刺,张嘴先咬下几朵,慢慢咀嚼,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氤氲开来,唇齿间清香四溢。村人窃笑指我们:“一群馋嘴孩子。”嘲笑完我们,竟然叉开五指,从篮子里抓起一把槐花,塞进嘴里,吃着笑着,离开

了。我们对着他们的背影喊:“一群馋嘴大人。”

蒸槐花是村里最普遍的做法,也是最好吃的做法。母亲把篮子里的槐花淘洗干净,拌上面,放在笼屉里蒸。熟后,盛到一个瓷盆里,把香醋、酱油、盐、五香粉倒进去,滴几滴香油,拿筷子一拌,热气裹挟着香气,飘满小院。我会迫不及待地塞满嘴,鼓起腮帮子嚼着。蒜泥和辣椒面端上来后,父亲扛着农具进院了,吸着鼻子说:“真香。”在厨房里做面汤的母亲接口:“他爸,洗手吃饭。”一家人围坐在小方桌旁,边说闲话,边有滋有味地吃着饭。不时,会有一朵或者几瓣槐花落在小方桌上。

父亲去世很多年了,我和弟弟都在外地打工,母亲一个人在家。春天母亲打电话说:“今年的槐花开得好,花朵大得像桃花,你和蒙都爱吃蒸槐花。蒙远,回来太累。你离家近些,能不能回来,我给你蒸槐花吃。”我说:“好,我争取回去。”可是工程太紧,我还是没能回去。

夜里,我做了一个梦,梦里有母亲的笑脸和灿烂的槐花……

怡情
乐园

房顶菜园

■毛德民

菜是我的至亲,我们常走动。昨天我和老伴又去了一次她家。她特意把我们领到她家房顶,想让我们看一下她那空中菜园。“土别三日,当刮目相看。”这不大的空间里,绿藤缠绕,一派生机。那旧澡盆里的荆芥,长得十分茂盛;那老木桶里的茄子已经坐果;那洗衣盆里的西红柿已是串串红。值得一看的是,上面的储水铁桶老化后,被劈成了两半。一半种的是黄瓜,黄瓜已爬满藤;一半栽的是葫芦,还不到秋季,就一嘟噜俩仁。还有韭菜呀、豆角呀,到底有多少种,数也数不清。除此外,上面还有鸡圈,喂的有10只母鸡、10只公鸡。我们正观赏得津津有味时,耳边传来咯咯咯的鸡叫声,原来这是母鸡又下蛋了,正向主人表功。

菜家三口人,老母离休干部八

十有五,菜和老伴也逾花甲之年。他们很讲究生活质量,用食尽量纯天然无污染。市场的菜蔬,虽个大鲜美,但有农药残留。还有不法者,使用激素膨大剂,买来的黄瓜过一夜之间又长大好多。这吃起来能放心嘛?于是他们自己动手,盆盆罐罐搬上房顶,置上土,栽上苗,有付出就有收获。菜告诉我们,他们很少到街上买菜。鸡蛋韭菜饺子、青菜鸡蛋菜莽、西红柿炒鸡蛋、葫芦臊子面条这些家常饭都取材于房顶菜园。食材随手取来,且无丁点污染。想改善生活时,杀一只鸡,够他们三口吃好几天。菜还说,她们经常上上下下,浇水、施肥、整枝、打叉,不仅锻炼了身体,还增进了生活情趣。菜看着她老伴又说,俺这口子,喜欢钓鱼,鲜鱼源源不断。是啊,看他们那满面红光,这都是吃出来的精气神!

